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清代詩文集彙編

《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清代詩文集彙編 五六

兼濟堂詩集八卷兼濟堂文集二十四卷（兼濟堂詩集八卷兼濟堂

文集卷一至卷十二） 魏裔介 撰

栢鄉魏貞庵先生著

兼濟堂詩集

本衙藏版

兼濟堂詩集原序

栢鄉魏先生詩既多行世茲彙爲一編授予序之予披繹再四作而歎曰盛矣哉何其言之有本也其命意深其敷辭雅其陳義高其比物廣豈若世之爲詩者山林之辭失於隘仕宦之辭失於泛雖所居之能移人亦其學之無本而不能不爲其所居之地移爾今海內誦魏先生詩久矣予復何言雖然人知朱紫之詩矣或未知先生爲詩之有本也夫惟學之有本道德禮樂之澤被於躬漸於心志於以形諸歌咏乃能臻其盛美而不爲居所移也先生少而篤學其寓物賦志不徒爲月露魚鳥之玩固洋洋乎躋大雅之林迨登仕籍也人方矜蹕紛驚先生獨閑逕不簾旌心六藝情纏典素間取唐諸家詩稽其端倪指趣之微十餘年猶一日也故不獨所敷奏者皆據古宜今有當於治理卽其發而爲詩無不取旨也厚措言也婉播音也冲容幽亮蓋本於沉博之學以諧性情之正故能兼風雅之長而不爲其所居之地移也予不敏童時先大夫日命誦詩數章長遂喜讀古今人詩

兼濟堂詩集

原序

愧賦質愚鈍終不能窺其藩籬今老矣尚敢爲先生之詩之序乎重違先生命獨推爲詩之有本而論之言之當否尚望有以教之也宛平友弟王崇簡題

兼濟堂詩集

原序

二

兼濟堂詩集原序

按周禮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自漢以降無聞焉御史大夫漢秩也其能者務爲面折廷諍拾遺補闕自直指使行主刺問左奸彙廉訪郡國而已於十五國風所爲貞淫正變槩未聞歸而有獻也然則治何以及三代而爲政之路亾繇魏石生先生鯁鯁憂之其言曰古治不復由採風之使不行顧其官今闕有間矣庶幾於直指使寄之敦孝弟課農桑使民廉恥禮讓而吏毋敢因緣爲奸所條上勸學限田諸疏章章然

兼濟堂詩集

原序

三

其意將奮起一代文章凡

朝廷燕饗之樂歌與

郊廟受釐陳戒之辭藁筆以待颯颯乎一出和平中以進於元公之制作則又非採風之家之所能及也已戊戌長至日大名成克鞏拜題

兼濟堂詩集

原序

四

兼濟堂詩集原序

天元默而土地山凝而下人孱動而中日星吾見其
睽曜風霆吾見其鼓盪山川草木吾見其流峙而變
蕃求其所以睽曜鼓盪流峙變蕃者何物也聖賢吾
見其淵醇仙佛吾見其幽窅道德忠孝吾見其光昌
俊偉名節俠烈吾見其踔厲發揚求其所以淵醇幽
窅光昌俊偉踔厲發揚者何物也此無他氣是也在
天地曰元氣在人曰正氣孟氏曰我善養吾浩然之
氣歷觀古今人才排大難定大禁呼吸分安危搖足

兼濟堂詩集

原序

五

判成敗者斷不出於一種莊矜老帶高眊迂談餒茶
疲癯奄奄無氣之人而氣剛腸熱之血性男子則饒
爲之雖偏全大小建樹不同而要之未有於是無所
得而能不朽者然又有辨天地厄於運會而沴氣乘
之於是有葶字暈蝕之稜崩地涸塞之變金革乾溢
動植疴蠱之譴膏人心失於存養而客氣搖之於是
有齷齪以爲廉隼詬以爲智駘蹈以爲勇毗蔽以爲
委蛇膠閼以爲執守若此者非氣之過也余嘗持此
以相天下士自謂十得其九乃今於余齊年魏石生

都諫而益信緬惟丙戌公車之役始識石生於二如孫公座上余已察其氣而異之孫公爲先公已未所拔士余以通家誼蒙其忘年下交顧恒爲道石生不置口已而同售南宮復同讀中秘書乃相得益驩居恒晤對過從揚摧經史含毫抽思色下而神莊余則服其氣靜杯酒促膝縱談今昔事每於治亂賢奸之故三致意焉怒裂眦而笑絕纓余則服其氣豪其言曰天下事非迂儒所能辦也而斤斤儒生之行者非讀書也深心測變審時度務凡當世受病之源與

兼濟堂詩集

原序

六

砭揀之術無不瞭然胷中余則服其氣沉未幾改給諫可以任矣舉素所蓄積鞫輦而出之一往莫禦如綠耳之範馳驅青萍之承塵影不畏不侮不慄詭不釣聲余則服其氣剛且大而總之則一正氣之爲也茲石生哀其詩若干授梓徵言於余余不知詩且余年友猶龍氏掄之已詳無庸贅特爲發其石生之所以爲石生者如此而詩在其中矣韓子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大小畢浮信斯言也觀石生之詩而余主氣之說其猶有河漢者否耶嗟乎詩文一

末技耳苟不知三才萬化之源者則不足以語此況其大焉者乎然余又恐世人誤以氣爲用壯也烏可以無辨甲午夏日高陽李霽拜書

兼濟堂詩集

原序

七

兼濟堂詩集原序

余友石生博綜典墳孜孜慕古尤好稱詩數與余論古今人詩輒曰詩貴真不貴僞原本性情自出機杼不屑屑摭摭剽竊爲工者詩之真者也擬古人之形似而遺其神理譬諸圖繪剪綵又或如叔敖衣冠者詩之僞者也能祛其沿襲者以深求夫風人之旨斯性情正而天下之真詩出矣余聞其說而建之以爲知言石生讀書三十年位躋公卿每退食輒取三百篇以至漢魏六朝三唐之詩而揚扅之著作日益以

兼濟堂詩集

原序

富其所爲詩洋洋纒纒諸體具備一時詞人競相稱述莫之或先也一日出以示余曰子爲我序之余讀而嘆石生之向所論詩殆道其自得者之至而駸駸乎入古作者之室與夫詩至今日號稱極盛人人自謂登壇握靈珠矣然趨舍不同途徑錯雜求其粹然合乎古者什不二三也其故亦可指而數焉尚格律者尊七子而斥竟陵樂夷曠者宗宋人而詆何李徒以耳食管窺各伸其說反唇相譏耳其真能較然於古人之得失而折衷之者幾人哉而師心自雄者

亦或能不事雕摹獨闢堂奧卒之毀棄古法愈趨愈遠於是乎性情之正者益不可問嗚呼不事雕摹是矣而謂不師古人可乎夫文章之有法度猶大匠之有規矩古人才量大小音響緩急言人人殊而法度謹嚴各有其至不能過也苟不得其謹嚴之意而馳騁汜濫破古人之藩籬以矜其區區之見是猶舍規矩而欲爲方圓也此豈石生之所謂真詩者耶嘗讀崆峒之自序有云詩者天地自然之音今途零而巷謳勞呻而康吟一唱而羣和者其真也斯之謂風也

兼濟堂詩集

原序

又云詩有六義比興要焉文人學子往往爲韻言以致比興寡而直率多此其言與石生之論何相符也今石生集具在其穆然以深澹然以遠情摯而節和一唱而三嘆豈非所謂原本性情而不規規焉剽竊爲工者乎又豈非得古人之意而御以我法者乎此所稱詩之真而世之各伸其說以反唇相譏者亦可以爽然自返也已同郡梁清標題

兼濟堂詩集原序

風雅之道豈不關乎人哉今世士大夫動稱杜少陵
李獻吉聿考少陵值播遷流離每念不忘君父其救
房琯也事雖可惜識者知其於朋友之際有不能忍
然者獻吉當閣寺披猖之日人皆工爲俯仰獨能挺
立不屈首發其奸一時彈文皆出其手至今誦陳言
一疏忠憤激烈千載下思爲執鞭二公者皆具超世
之識超世之學故能爲超世之言庶幾讀其詩者愜
歎而知其人哉吾友魏石生雙眸炯炯智勇深沉讀
書論世明於治亂之故爲諫議疏凡數十上皆開剗
時大務天下想望丰采吾輩與之遊者肝膽立罄如
束橐往而捆載歸也出其緒餘爲詩雄渾蒼茫自快
胸臆求一湊泊語不可得由此而上少陵獻吉固可
量乎嗟乎詩以道性情者也昔元次山痛風雅淪亡
謂世之作者更相沿襲喜尚形似祇可以施閨房不
可以見士君子故作爲篋中集以返正之今日之詩
弊極矣若乃性情眞摯語闕風雅則振衰起弊不得
不推吾友爲中原獨步也茲將檢而付梓謂余曰子

兼濟堂詩集

原序

十

知我爲我序之余不佞何足爲吾友元晏聊發風雅
之旨使讀吾友之詩者兼求吾友之人可也大陸楊
思聖拜書

兼濟堂詩集

原序

士

兼濟堂詩集原序

國風二雅三頌於義一也嘗讀文王大明與清廟我將諸篇成周盛時君臣燕享郊廟祭祀堂上堂下之樂章大都出於元公皇皇煒煒在金石間矣而及其賦東山伊威蠨蛸苦瓜栗薪之細皆足以供其貌寫至於卒章而閨闈之情亦具見焉何其合於比物連類如里巷之自言其情者然也則其矣元公之才之兼也後之作者修辭立誠美善富有莫如唐杜子美而何仲默以爲致兼雅頌而風人之義或闕然乎否

兼濟堂詩集

原序

士

耶王孫之篇比於黍離麗人之作警於溱洧其製殊其義均也其他推之皆是也則子美之才兼也蓋庶幾焉戊戌仲夏徵輿在京邸栢鄉魏石生先生授以近詩一編輿讀而嘆曰先生於三百篇之義其兼之者乎自數年以來朝廷之大政大典與夫端人碩士之進退隱顯靡所不紀旣已掄其光華而誌其明盛矣而憂時憫世之志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其言藹如其風穆如孔碩肆好而忠厚惻怛真雅頌之德音也至於志山水之清研動植之態能言之士累辭而不

得者先生以一兩言當之而高深蕃變之象燦然以

章雖江漢睢麟諸篇又何以尚之於是以之繼杜氏而追四始厥惟先生功歟婁東吳先生曰今天下之操觚抗聲韻者無慮數千百家以舉其詞則有之矣以言乎微言之緒則未講也得魏先生一編使學者循循見本末焉庶七十子之業可復興乎徵輿曰信請諸先生而布之國門雲間宋徵輿拜書

兼濟堂詩集

原序

士

兼濟堂詩集原序

自遷固專家史學詩不多傳濂洛關閩諸君子爲理學儒宗亦不經意聲律傳詩類多庸率統未見采於風雅之林也說者遂謂詩有別趣言理則腐入史則生硬排塞傷累情景二者去詩獨遠余竊非之是循其委而不求其原也孔子刪三百篇田夫野女怨思愉懌旣無不可以入詩而至於瓜戕厥初生民諸什及夙夜基命宥密之語說事說理之妙無逾詩者杜甫氏長篇累牘敘一代之事追上世之文興衰治忽

兼濟堂詩集

原序

十四

兵農食貨可舞可涕後世稱之曰史風雅之徽卒紹於此焉然則二者豈獨去詩不遠亦貴夫取之精微遺其邪郭而真詩出矣石生先生蹶起燕趙之間讀史館書抗大廷議文翰勒於金石論疏敷爲霖雨退食之餘惟深究格物誠身之旨體認發明最爲簡切蓋人生有三大事曰性命曰經濟曰文章殆巍然一身直任之矣吾獨謂先生始可謂之詩人何也六代以來詩家櫛比字句追琢詞章文勝則質遷風流則實墜降自齊梁風雲月露浮華佻佚遂盡於詩歸獄

可勝道哉禮法蕩越褒刺無聞大雅蔑如爲可傷悼耳先生風旨溫良體裁朗卓高不爲戕削泰山之上

兼濟堂詩集

原序

十五

有平地也潔不入偏瘁松柏之下無纖草也爰采英神振立衰弱手喚觚一編卽不必偕奏草約言諸書并陳而志意賅括固已過人遠矣予嘗謂人生三事卽三才性命天事也經濟地事也文章詩賦人事也通天地而後曰人若上不受靈於天下不藉形於地則亦不能一息自存矣先生之詩所以異於人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白下紀映鍾拜識

兼濟堂詩集原序

記甲申晤客水亭見夫頗而魁然者倚欄顧盼日光
奕奕問之石生先生也時郊馬囟棘未遑把臂而去
病臥山中不復知仕宦顯晦弟輩從京師來言先生
在諫垣摘奸扶良直聲動天下出所得諫草浮白朗
誦風雨逼人客歲

天子訪遺忠先生悉所聞以上先子幽貞得附不朽余
然後徒跣走長安泥首堦下先生折節驩然訂布衣
之好不敢自避微末抗手伸眉以成先生結襪高誼

兼濟堂詩集

原序

士

酒罷燈青侃侃論古今得失人物臧否檐竹瀟然寒
蟄斷續都忘身在塵土於是出平生詩質之先生先
生以爲可與言余曰詩以道性情性情之事無所附
會盛唐諸家各不相襲也服古既深直行胸臆無不
與古合寸寸而效之矜莊過甚筆無餘閒古以格帝
天神鬼使啼笑不能動一人則無爲貴詩矣崆峒才
力橫絕氣壓萬夫設前無杜陵不幾有詩來一人乎
先生以爲然於是亦出平生詩以相質予乃矐然自
失曰固應有是先生立朝矯矯置身如水雪其無所

附會宜也古詩類尚和平吾見古之能詩者率沈毅

多大節卽如杜陵一生褊性畏人剛腸疾惡范刺在
眼除不能待其人頗近嚴冷與和平不類也而古今
言詩者宗之惡惡得其正性情不失和平之音出矣
繞指之柔與俗相上下其爲詩必靡靡者非真和平
也嚴冷如先生吾固知詩之有是也蒼涼渾博骨韻
似杜陵而索之無踪善附會者能之乎予行矣攜歸
太行對綠雲紅樹時時讀之讀已并前所得諫草藏
諸古洞間廣平申涵光拜書

兼濟堂詩集

原序

士

清代詩文集彙編

兼濟堂詩集原序

溯自帝舜作歌有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
旦復旦兮其臣八伯咸進和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
日月光華弘於一人嘻詩所從來尚矣故其時命夔
典樂舜則曰詩言志歌永言是卽示夔以發乎性情
止乎禮義之道也豈特周詩三百篇而已哉然則詩
有不發情止義而漫爲江山草木煙雲魚鳥之句縱
旬鍛月鍊豈足動人流連咏嘆耶以故三百以下若
漢之有蘇李魏之有曹嵇六朝之有陶謝唐之有杜

兼濟堂詩集

原序

六

李韋韓宋之有蘇黃陳邵明之有李何薛鄭莫不彬
彬各以大雅見稱大都不離乎三百者近是吾

師石生先生著有嶼舫詩集自四言五言以至七言
律絕諸體無有不備傳捧而讀之眞委婉似風廣大
似雅沉厚似頌且其還要闕極非可以輔贊皇猷左
右六經而垂教無窮者不以形諸吟咏又白沙氏所
謂不離乎人倫日用而見鳶飛魚躍之趣者此也則
豈徒拙黃婉白沿明之膏拾宋之馥倚漢襲唐步趨
六朝者所得同年而語哉昔卜子夏序周詩曰感天

地而動鬼神其是詩之謂乎其是詩之謂乎卽謂與
帝舜八伯共賡歌於一堂可也崇安門人盧傳謹書

兼濟堂詩集

原序

无

兼濟堂詩集評

吳梅村曰世運再闢大雅必興闕河莽蒼風塵頽洞
定有各人大篇起而應之弟讀書海畔每恨江左諸
子雖復風流可觀不無靡靡之響一覩傑作心焉推
服豈止獨步河北固宜擅譽中原鄴下之才滑臺之
勝盡在先生矣

申梟盟曰傲岸蒼渾有萬鈞之力極似崆峒七子不
足道也方今詩道靡曼有詞華而無氣骨急當以先
生之作救之

兼濟堂詩集

原序

辛

范箕生曰楫於聲詩少有志焉老而未逮從來不敢
說詩詎是知者不言良以偶然抽咏取適襟情恥規
往匠正畫家所稱終是利未是行耳大篇蒼瀨本諸
性根色燕趙而氣漢魏幾欲奪席浣花倚霜風讀之
聲琅琅使我心折都盡以大雅之興豈異人任
宋尚木曰先生立教以忠孝爲本故能包括少陵禪
益名教豈風雲月露所敢望哉唐選華而必實博而
能精古今定本兼濟堂詩話發揮風雅不特談藝準
的正人心而砥世運將在斯篇

兼濟堂詩集

梁玉立曰石生詩溫厚處似三百篇瀟灑處似陶韋
王孟宏碩如燕許高岑清俊處又在鮑庾之間至其
歷落奔放有遷固之雄剛擬古得其神骨不特形似
所謂胡寬營新豐鷄犬皆識其家而頌中有規尤得
古人贈言之意蓋其矜貴深穆得力於學道者厚矣
豈沾沾聲律者可及

吳梅村曰風雅剏敝起衰必需英絕石生與猶龍領
襲詞壇共豎不朽意氣期許古道照人余亦謬附橐
鞬終慚下駟讀集中相憶諸詩知飯顆山頭琵琶亭

兼濟堂詩集

原序

壬

畔交誼可知

魏環極曰讀破萬卷具真識理氣韻道上疑有明月
入懷而闕切時事無非仁人之心仁人之語

傅掌雷曰雍容宏麗盛世之音諸體超絕無一毫煙
火氣其鄴侯骨節珊珊耶

楊猶龍曰每讀嶼舫詩浩歌唱嘆幾於衆山皆響海
水羣飛溯成連而放鍾期移我性情不必攬絃動操
也

梁敷五曰高致逸情溢於詞章之外置身千仞俯視

一切此少陵之不可及也

劉淇瞻曰典重如商彝周鼎清和如朱絃疎越惟朴故雅惟瞻故真以是砥柱狂瀾競妍鬪巧綺靡之習爲之一變

王雪麓曰宿羅心胸筆補造化包舉萬千沈鬱頓挫惟少陵有此高識有此雄力彼李供奉之飲酒神仙猶覺沾滯未化耳

趙香雪曰以古文爲詩故不屑屑學古人而自與古人合諸體俱擅其美絕句清新涵蓄在劉夢得李義

兼濟堂詩集

原序

主

山之問

讀魏先生兼濟堂詩記事

栢鄉魏先生以骨鯁大儒爲天子重臣敦勵名教激揚風聲顧延攬之末不遺下步進余於庭而教之誨之且授之以詩時余方困首帖括卒卒未能盡其意義測其淵濶也庚子冬策蹇南歸窮愁寥落屏棄篋衍獨先生之詩時出入懷袖間及渡江之日孤舟斷岸頽雲積陰朔風獵獵飛雪委覆推霜蓬起視則江湖無聲玉沙四映北眺金焦渺若銀漢因扣舷而歌先生之詩覺此身飄然如御風而行遊於玉園此於

兼濟堂詩集

原序

主

珠澤登姑射之山操幽蘭之曲忽而瀚海陰崖層冰百丈忽而廣漠平沙凝雲萬里喟然曰讀先生之詩可以知先生之人矣夫時當春暄景和風物明媚則穠纖天艷皆足以爭妍而取容及乎周年急景涸陰沍寒霜風一吹百草枯折高寒慘淡之中而後凋之操出焉先生卓犖負大節危言極論兩膺嚴綸益侃侃不少梗避宜其爲詩與水霜比潔也予嘗上下古今如魏高平之相業而無文章魏元成之忠諍而缺聲律卽伯起有三才之號而風節不概見顧先生獨

能兼之水稜石骨摩切忠義而憂君愛國之旨時時寓之於諷詠此豈非巽朝之楨幹哉詩不云乎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此士君子之憫時憂亂咨嗟而嘆息者也又不云乎今我來思雨雪霏霏此廟廊之上匡王事遭戍役之所爲作也先生遭不諱之朝應制南苑諸作居然有古明良之風焉讀其詩益知先生之所存矣而凡勞人志士羈旅行役之間又何可無此一卷冰雪文也因援筆而爲之記其事常熟後學蔣伊識

兼濟堂詩集

原序

言

原刻嶼舫近草自序

人莫不有所好也而或者好爲詩豈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歟自晉唐以來好之者尤衆如陶淵明杜子美李太白白樂天蘇子瞻陸放翁無歲不作無月不作甚或無日不作近代李崆峒王弇州卷帙重大幾至汗牛非其耽耽好之而如是乎余於詩非篤好之者而亦時有作前此嶼舫數卷業出而問世矣庚戌罷作辛亥壬子復稍稍爲之然前此猶在東華十丈塵道上旣而在青門車馬圖中未幾又在水光林影丹碧叢矣是皆不能無作如蟲之吟也如籟之起也如花之開卸而水之行止也以悅吾心以寄吾況以答吾友生以紀吾時序若其有合於古人與否則不敢知聊鐫於木以遺世之好爲之者

康熙十一年歲在壬子日纏鶉首之次崑林題於滙景園之綠雪亭

兼濟堂詩集

原序

言

兼濟堂詩集序

相國先生兼濟堂文集 在格 既妄綴一辭於編末矣其所彙次詩集琴操樂府五言古七言古五七言律詩絕句諸製廣颺

聖風範圍藝苑公卿名流先後品藻已雲咸韶濩之覆

冒郢中下里又何敢承間簞乏於其側顧先生之黼黻當時衣被來茲者海內人人能言之而 格 之舛幪於蒼霞公者有年雖貧病幽栖罕入城府而時聆紹聞德言之告蓋不禁望洋而嘆也先生之言曰余天

兼濟堂詩集

序

資亦非甚絕異人者但生平無他好止有讀書一事始初於書有難讀者尚須一二十遍日積月累斷不遺忘久之則左右逢原遂有十行並下之勢故先生自象勺以至懸車無日非讀書之日無地非讀書之地如廿一史人有問者則指以在某卷某行之下通鑑手自點定者三他書淹貫如之宜其包羅萬有出入無間自成杆軸以命僕諸家之作也夫風人之旨原本性情而非學無以廣才故昔人謂杜工部博極羣書渾涵汪洋兼古今而有之韓昌黎南山詩如子

兼濟堂詩集

序

虛上林賦非才力大者不能到也先生眼光神彩望者不可逼視而才大於海復以淡泊寧靜爲其根底非屑屑樹幟壇坫以矜擅場而歷天捐星鴻網綰獵青雲虹蜺虎變豹蔚爲體不一其妙屢遷是其理學經濟文章靡不醇卓傑立而風雅吟咏配藩分宅散金片羽璘彬續紛又如此即使問人不問位亦當爲書圖中必傳之人若披帙掩卷欲狀其似何代何家正猶搜神龍於沼索鳳凰於林本末難究掛一漏萬矣而先生且歆然不足翛然其自遠也善乎其自序者有曰蟲之吟也籟之起也花之開卸而水之行止也以悅吾心以寄吾况以答吾友生以紀吾時序知言者千載若相期蓋旦暮遇之也蒼霞公之治吾郡也直出其家學緒餘而爲之耳至於咀含典籍咳吐珠璣驅三唐於刻燭運二王於臨池凡經史故實人千慮而取績者公乃思風言泉方寓復沓不啻平一之條日用劉顯之對沈約 在格 因公以愈仰止乎先生因復不揣以符公紹聞德言之意勉擬毫素欲罷不能翫楊子雲之篇樂於居千室之宮挾桓君山之